

普陀区莲花公寓社区民警陈德骅—— 18年尽心照顾小区19位孤老

本报记者 徐轶汝

讲讲身边好干部

中国梦·申城美

人物小传

陈德骅,56岁,普陀公安分局桃浦派出所民警,1997年2月起担任莲花公寓居民区社区民警。18年来,陈德骅以温情对待社区内需要帮助的老百姓,自掏腰包照顾19位孤老;他以智慧解决社区管理中遇到的难题,17天就拆掉152户违法搭建;他以非凡的勇气与菜市场内恶霸对峙,半年内打掉3个恶势力团伙。

▶ 陈德骅在和居民谈心
本报记者 陈意俊 摄



智慧

17天拆除152家违法建筑

莲花公寓居委会里,有一间陈德骅专用的民警接待谈心室,每天来找他的人络绎不绝。陈德骅以他的智慧和真诚,公平又巧妙地化解了一次次纠纷。

陈德骅在谈心室最常处理的就是邻里纠纷,楼上楼下了空调滴水的事情争执不下时,他总是暗地里当“和事佬”,自己贴钱给楼下居民,却说是楼上居民掏的。小区“平改坡”综合改造期间,一些在楼顶养鸽子的居民不愿配合,陈德骅每晚守在鸽舍旁,等主人回来,耐心做工作,用真心换得居民的理解。

莲花公寓建立之初,基础设施薄弱:自来水、管道煤气都不通,没有有线电视,一小时等不到一班公交车,违法建筑比比皆是。2004年的夏天,一场拆违战役在莲花公寓打响。居委会民政干部林海明记得,那天小区里人山人海,民警、城

勇气

半年端掉3个恶势力团伙

这些年,陈德骅在小区里关心孤老,解决纠纷的事情,大伙儿都如数家珍。可对于陈德骅以一人之力,花半年时间,端掉真北市场3个流氓恶势力团伙的故事,知道的人却不多。

陈德骅的管辖范围不仅包括莲花公寓、祥和星宇、复地美墅3个小区,还有紧邻莲花公寓的真北市场。真北市场蔬菜部经理金志平回忆,2005年6月,他调回真北市场时,欺行霸市的现象已经存在。“想老老实实做生意,是没有生存空间的。”金志平说,有菜贩自己到江桥市场、曹安市场进货,拿到真北市场来卖,结果被一帮流氓打伤,原因是没交保护费。更过分的是,即便交了保护费,也不是想卖什么就能卖的。这些恶势力团伙垄断了市场内几种蔬菜的经营,他们随意抬高菜价,严重损害周边居民的利益。

2005年底,陈德骅接管真北市场,为了“打黑”,他半年没有回家,吃住都在市场里。金志平

坚持

还是按照门牌号码顺序,拆违又一次开始了。152户,说服一家拆一家,坚决不跳号。当天晚上做通工作,第二天一早就封门。其他居民一看,这么顺利就拆了,心想这次大概是逃不掉了。152家,仅用了17天,不吵不闹,全部封门。

像陈德骅这样全身心投入到社区管理工作中的社区民警,实在可贵。和陈德骅共事11年的林海明说,居委会干部从来没当陈德骅是社区民警,而是把他当成居委会的一员、同甘共苦的兄弟。

莲花公寓地势低,下水道改造前是雨污混流的,口径小,一下大雨必积水,一积水就有200多户遭殃,水最深时将近1米,却没有一家打110求助,因为陈德骅和居委会干部正没日没夜坚守在第一现场。抽水马桶不能用,他们给行动不便的残疾人家庭发痰孟罐,再用黄鱼车将痰孟罐推到居委会来倒;他们轮流给孤老烧饭送菜,为进水的居民家拷浜、堵沙包。陈德骅想尽办法联系消防车,进小区帮忙抽水。水退了,他还要和居委会干部一起上门关心居民用电安全,帮忙做好消毒工作。

里十多名犯罪嫌疑人被团团围住,束手就擒。

后面的事情就顺利多了。陈德骅在市场里张贴警方提示,提醒商贩们要遵纪守法。随后,他将犯罪嫌疑人从联防队办公室一路拉到人流量最高的3号门,门口等候的警车拉响警报,这对盘踞在市场内外的恶势力团伙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。

“打黑”成功了,但陈德骅还有一项艰巨的任务。2006年被警方抓获的恶势力团伙中,不少人全家都是靠做蔬菜生意为生的,刑满释放后,他们中的一部分还是回到了真北市场。38岁的阿陈(化名)就是其中之一,当年他是团伙中的小头目,负责出谋划策。陈德骅深知,刑释人员回归社会,最难的就是找工作,他不但没有把这些人拒之门外,还帮他们一一安排好摊位。陈德骅对他们说:“钱,还是给你赚;有困难,我还会帮你;但你们要是再‘乱坏道’,我也一定会再送你们一程。”如今,阿陈已经把摊位交给妻子打理,自己当起了小老板。日子渐渐好起来,他对陈德骅的态度,也由最初的害怕转变为感激:“要不是陈警官,我可能就要一条道走到黑了。”

荣誉背后酸甜苦辣

——陈德骅自述

我从一个30多岁的小伙子,到现在临近退休的年纪,在社区民警的岗位上,踏踏实实工作了18年。这些年,我收获了一大堆的荣誉——“中华孝亲敬老楷模”“全国公安机关最美警察”“全国优秀人民警察”,并被授予“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章”。可有时,我也会感到辛酸、苦闷。

在为居民调解纠纷时,我称呼对方为“老赵”,竟会引得对方勃然大怒,拍着桌子质问:“我老了吗?”小区里有一名精神病患者,每次发病,力气大得谁都拉不动,手里还拿着啤酒瓶和刀。每次都是我冲进房里,把他送到精神病医院,还垫付押金。

有一次,这位精神病患者的父亲在外面和人打架,想找我帮他撑腰。那天晚上,我正好和几个朋友吃晚饭,喝了点老酒。这位居民见到我,劈头盖脸一顿骂:“我在外面被人打了你不管?你还喝酒?”之后还到桃浦派出所投诉我态度不好。

最令我伤心的是,我去帮助孤老,也会遭人非议。有人说我不务正业,一个社区民警,管老人做什么,只要管好治安就行了。还有人质疑我的目的,说是看上了老人的财产和房子。我想不通,做好事怎么会说得那么难听。的确有许多老人想把房子和财产留给我,我总是耐心说服他们,把遗产捐给国家,唯一收下的是一位老人留下的钻戒,早就交给单位纪委了。

很多人说我靠的是坚持,其实不是,坚持不会超过5分钟,我是自然而然,发

自内心的。当我被误解时,只要想到可爱的老人们,想到那些和我一样做好事的好心人,就有了继续下去的力量。

弱智孤老李美英,嚷嚷着要给我织毛衣,已经说4年了,到现在只织好一截下摆(大笑)。孤老潘日馨在电视里看到我被市长领导接见,合影时,因为我站在最旁边,老潘就不开心了,说我站在旁边,他看不清楚。第二天,他竟然花了几千元买了个液晶电视,只为让我“站到当中”。

每年夏天我都要给孤老送3次西瓜,每次买40个,每回挨家挨户送上门,总有个爱捡垃圾的高妈跟在后面,提着一袋冷饮给我吃。我叫她别破费,她却说:“你送西瓜,我送冷饮,这叫鼻涕往嘴巴里淌——顺流。”

我相信,人在做,天在看,好人总会有好报。有一次,我带老人们游东方明珠,觉得票价有点贵,就和窗口工作人员讨价还价,负责人见出行者都是老人,分文未收便打开绿色通道;我和老人们在南翔吃小笼包时享受了8折优惠,到城隍庙游览时也有商家给老人送免费礼物;我带老人去外滩,他们想坐船游览浦江,我只好硬着头皮找到外滩水上派出所,巧的是,所长叫陈德华,和我就一字之差。所长听我说明来意,立即帮忙联系,以派出所的名义请老人们免费游览浦江美景。

和这些快乐和感动相比,那些委屈就不算什么了。

本报记者 徐轶汝 整理

【记者手记】

采访陈德骅,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,因为他实在太忙。

第一次采访是在居委会的民警接待谈心室,一个小时里就有3拨居民来找他,一个是办临时居住证的;一个是因为水管漏水,和物业为维修事宜产生矛盾,请陈德骅出面调解的;还有一个是因为对面楼里的居民一直拿镜子照他们家,找陈德骅主持公道的。再大的脾气、再冲的口气,经过陈德骅的一杯清茶加三言两语,总能化戾气为祥和。

第二次采访,差点“流产”。我拎着包上楼,陈德骅拿着车钥匙往下冲:“快走快走,有个独居老人吞了100粒药,想自杀。”居委会干部已经过去了,120一时半会儿赶不过来,陈德骅开着“凯迪拉克”去接人,上医院。幸亏发现及时,老人没有大碍。

陈德骅忙,主要是因为他太热心,管了太多“分外事”,更进一步说,是因为该负责的人没有尽责。比如水管漏水,本应是物业的职责,但物业却无法给居民一个满意的答复,只能由陈德骅从中斡旋;再比如照顾独居老人,子女才是法律规定的第一责任人,可子女缺位,陈德骅不忍心老人受苦,只好“补位”。

这些年,陈德骅和居委会干部呕心沥血,都是在为昔日一些职能部门犯的错误“埋单”。如果小区在建设初期就能做到雨污分流,根据居民数量排设口径相当的管道,就不会一下雨便水漫金山;若城管、住房和公安部门在违法搭建一露头时就严厉打击,破墙开店就不会愈演愈烈,积重难返。

居委会是一个平台,职能部门要到场,要发挥作用,而不是当“二传手”,把责任都丢给社区工作者,甚至把容易造成矛盾的事,让居委会去做。

所以,我宁愿陈德骅没那么忙。

LOGO DESIGN SOLICITATION OF WORLD EXPO MUSEUM

世博会博物馆标志全球征集公告

世博会博物馆由国际展览局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共建,是国际展览局唯一官方博物馆和官方文献中心,也是上海市“十二五”重点文化设施建设项目。以“标志”为核心的视觉识别系统是世博馆品牌建设的重要部分,根据世博会博物馆新馆建设运营安排,决定面向全球启动世博会博物馆标志征集活动。

征集作品内容为标志(图形、文字,或图文结合)和标志应用示例。作品正式上传时间为2014年5月18日10点开始,至2014年6月30日22点(北京时间)截止。具体规定见《世博会博物馆标志征集规则》。

本次征集活动由世博会博物馆主办、视觉中国集团承办,国际展览局、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全程支持。评审组由海内外评审专家组成,秉承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进行评审。诚邀全球专业设计师、院校师生、设计爱好者贡献智慧、踊跃参与。

详情请访问官方网站: www.shijue.me/expo 了解或下载征集规则及其他相关文件和信息,也可拨打热线电话 021-5385 0333-844 咨询征集相关信息。

特此公告。

世博会博物馆
二〇一四年五月